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歧路燈 第十九回 紹聞詭謀狎婢女 王中危言杜匪朋

話說譚紹聞坐在車上，問鄧祥道：「王中今日怎的沒來？」鄧祥道：「王中今日連午飯也沒吃。日夕時，在東街打聽著大相公在蓬壺館拜友，回去催俺兩個人速來。他沒有來。」譚紹聞一聲也沒言語。

到了家中，王氏問道：「你往那裡去了？你往常往那裡去，還對我說，我又沒一遭兒不叫你去。你偏今日不對我說一聲兒，叫王中問我兩三遍，我白沒啥答應他。你往後任憑往那裡去，只對我說一聲你就去。我又不是你爹那個執固性子，我不扭你的竅。」紹聞道：「就是前日咱往俺姪子家去，俺隆吉哥商量請盛大哥。俺兩個伙備了一席，在蓬壺館請他看了齣戲。

我只說娘知道，臨走時，也就忘了對說。」王氏道：「我若知道，再不叫你們乾這小家寒氣的營生。人家請你，是一個主家，你兩個伙備一桌請人家，人家不笑話麼？到底要自己備個席面，改日請人家一請。人家做過官，難說咱家沒做過官麼？這都是你隆吉哥，今日學精處。就是精，要看什麼事兒。盛宅是咱省城半天哩人家，你說使哩使不哩？你隆吉哥來，我還要讓他哩！」紹聞道：「今日盛大哥聽說在蓬壺館，就不想去。俺隆吉哥，大著了一會子急。」王氏道：「我說哩，我一個女人家見識，還知道使哩使不哩。」

天色已黑，趙大兒點上燭來。紹聞道：「冰梅，去把我的鋪鋪了，再添上一條氈。那藤牀透風，這兩夜冷的睡不著。」王氏道：「你偏不在大牀上睡。你兩三歲時，在我懷裡屙尿，就不說，如今忽然說不便宜了。」紹聞只是笑，說道：「娘，我竟是要睡哩。你與冰梅都睡罷，天有時候了。」各人都照鋪而睡。

且說次日盛宅大門未閉，瑞雲班早已送到戲箱。等到日出半竿時，才開了大門，戲子連箱都運進去。戲子拿了一個手本，求家人傳與少爺磕頭。家人道：「還早多著哩。伺候少爺的小廝，這時候未必伸懶腰哩。你們只管在對廳上，紮你們的頭盔架子，擺您的箱筒。等宅裡頭拿出飯來，你們都要快吃，且角生角卻先要打扮停當。少爺出來說聲唱，就要唱。若是遲了，少爺性子不好，你們都伏侍不下。前日霓裳班唱的遲了，惹下少爺，只要拿石頭砸爛他的箱。掌班的沈三春慌的磕頭搗確一般，才饒了。」這掌班的道：「只要臉水便宜，吃飯是小事。」家人道：「臉水不用你要。這遭唱戲，是該輪著范鬍子管。你先沒見那長鬍子，見您來時不是往東院裡飛跑，那是伺候您的。」掌班道：「知道。只小心就是。」

把箱筒抬在東院對廳，滿相公叫把桶桶子去了，果然只像現成戲台。客廳上邊橫著一個大匾，寫的是「古道照人」四個字，款識落的是「荷澤李秉書」。一付木對聯，寫得是「紹祖宗一點真傳克勤克儉，教子孫兩條正路日讀日耕。」下邊就是藩台公封君別號，乃是「六十老人樸齋病榻力疾書」。這夏逢若起早看滿相公料理戲局，笑向滿相公道：「這匾就與戲台意思相近。」滿相公道：「這老太爺對子呢？」夏逢若方欲答言，只見盛公子私衣小帽，揉著眼走來說道：「你們起來的這樣早，戲子來完不曾？」滿相公道：「少爺沒見日頭上在半天裡麼？」掌班的走過來，磕下頭去，說道：「稟少爺安。」希僑道：「玉花兒哩？」掌班忙叫道：「玉花兒來，與少爺磕頭。」一班人都來磕頭。盛公子叫寶劍兒：「取錢二千，班上人一千，玉花兒獨自一千。」又吩咐：「作速請客。」少頃，王隆吉到了。又遲了一會，往蕭牆街的人回來，說道：「譚爺有病，不能來。」希僑道：「這個出奇了。昨日好好的，今日如何會有病？多管是推故不來。這只怕就兄弟不成了。快去騎馬再請。」又吩咐戲子：「只管開本，先唱玉花兒的角色。不必等客齊。」夏逢若道：「譚哥昨日看戲，半日不多言，我看是心中有事。」隆吉道：「他沒有什麼事。」希僑道：「他斷然沒病，卻是為什麼不來呢？」滿相公道：「莫非為結盟之後，不曾到西街走走，譚相公不好再來。或者前日在此醉了，在老晴身上有些意思，讀書的人，臉皮兒薄，不好再來，也是有的。」希僑道：「這正是男子漢乾的事，有什麼丑。倒是我們不曾到西街走走，卻可笑。即是兄弟，有伯母在堂，王賢弟是內親，不必說了。我們畢竟是個大缺典。」夏逢若道：「一發定個日子，治一份禮，一來與譚兄看病，二來與伯母行禮，何如？」盛希僑道：「夏賢弟真正見解極高，一舉兩得。」

說著話兒，看著戲兒。往西街的家人回來，說道：「委實有病不能來。」盛希僑正欲再問，只聽得戲上一聲號頭響，鑼鼓喧天，扮上七八個惡鬼，猙獰咆哮，輪叉舞槊。一會，玉花兒扮一個女角兒，冶態麗容，在中間唱，惡鬼周旋繚繞。希僑上在椅子上站著看那關目，早已把盟弟譚紹聞，忘在爪哇國了。

且不說盛希僑優觴延客，夏逢若攀緣續盟。單表譚紹聞是何病症？原來少年子弟，天真未漓，不可暫近匪人。若說盛公子閹閹門第，簪纓舊族，譚紹聞與之往來，也足以增聞長識。

爭乃盛公子乃是一個宦門中敗類，譚紹聞到他家走了一次，果然增聞長識，其如添的是聲色嫖賭之事。雖不敢遽然決裂，卻也生出來許多奇思異想，漸漸有了邪狎之心。況從侯冠玉讀書時，已聽過《西廂》《金瓶》的話頭，所以生出一計，只說頭疼。王氏慌了，問道：「你昨日好好的，怎的頭疼起來？摸你的頭，卻又不熱。是怎的一個疼法？」紹聞道：「我昨晚做了一個夢，夢見一個老婆子，頭上披著藍綢幅巾，像菩薩模樣，問咱要賬。說再遲兩天不還，就要狠擺佈。我醒了時，頭痛起來。」王氏道：「是了，是了。只怕是你爹爹病時，許地藏庵願心，到今未還。或者觀音菩薩，來索口願麼？」紹聞道：「誰知道哩。」王氏道：「你在家裡睡，我坐車到你姪子家，央范師傅神前禱告禱告。」紹聞道：「娘只說瞧姪子，休叫王中知道。」王氏道：「敢叫他知道，又不知有多少打攪哩。」紹聞道：「不用叫小廝們去。就帶趙大兒去罷。」王氏道：「誰伺候你茶水？」紹聞道：「冰梅。」於是吩咐宋祿套車，只說曲米街要看親戚，王氏引的趙大兒去了。

這是紹聞用的調虎離山之計，以便和冰梅做事的意思。此下便可以意會，不必言傳了。

冰梅到廚房取水。恰遇盛宅頭一次來請，紹聞也有七八分想去，爭乃已說頭痛，不便一時矛盾。只得哼哼的對雙慶說：

「我身上有病，不能去。打發來人回去罷。」少時又來請時，紹聞又怕得罪希僑，十分要去。想一想，母親禱告回來，若說赴席去了，太難遮掩。因叫王中到樓門口，說道：「盛宅兩次來請，委的我有病不能去。」王中只說是推病辭席，是遠盛公子的意思，不勝歡喜。說道：「大相公這才說的極是。我去打發來人。」紹聞道：「話兒要說婉轉些。」王中道：「知道。」卻說王氏午後回來，只見兒子顏色如常。問道：「你好了。」紹聞道：「娘去了，我睡了一覺。那老婆子說：『我不問你要了，你家承許下改日還我哩。』」王氏向趙大兒道：「真正神前說話，不是要的要！果然有靈有聖，叫得應的。適才我央范師傅，神前燒了香，承許還願，便是這樣靈驗！」趙大兒道：「或是大相公清早張了寒氣，本來不大厲害。」王氏道：「你是胡說哩。我清早摸他的頭，真正火炭兒一般熱的。」趙大兒就不言語了。咳！

孤兒寡婦被人欺，識暗情危共憫之。

豈意家緣該敗日，要欺寡婦即孤兒。

且說到了次日，王中正在門首看那鄉里佃戶納租送糧，有二三十輛車，在那裡陸續過門上倉。只見兩個人抬著一架金漆方盒子，直到門前放下。王中看時，卻認的騎馬的是盛宅家人。

叫道：「王哥好忙。」下的馬來，上前拱了一拱，王中讓至一所偏房，忙叫閻相公去看過門。盛宅家人護書中，取出一個帖兒，上面並寫著「盛希僑、夏鼎同拜」。王中問道：「這一位呢？」那人道：「是爺們在蓬壺館又新結拜的，瘟神廟邪街夏老爺的公子。昨日俺宅下請這裡少爺看戲，說身上有病不能去，兩位爺說香火情重，備禮來望望。相約曲米街春盛舖子裡，明日一同早來哩。」王中道：「費心，費心。但這事卻怎麼處？我家相公，不知怎的張了風寒，大病起來。今日醫生才走了，吃過兩三劑藥，通不能起去。明日爺們光臨，恐不能奉陪。卻該怎麼處？」那人道：「瞧瞧就回去，不敢打擾勞動。我目下就要上西門上去。」王中道：「吃過茶去。那人道：「不吃茶罷。少爺叫我一來跟禮到府上，還要到西門劉宅借酒匠去。」

王中道：「做酒何必一定要往別處借酒匠。」那人道：「王哥不知，俺家少爺家裡別事倒不關心，卻是這個酒上極留意。家裡做二肘酒的方子，各色都有。前日原為老太太八月生日，做下二十多缸好酒，在酒房裡封的好好的，放著待客。家下常用的酒另放著。誰知少爺那日到酒房裡，看酒缸上糊的紙都爛了，少了兩整缸，別的也有少了半缸的。少爺惱了，審問家裡人，只說偷賣了。王哥你想，誰家敢往俺家打酒？都是他們成夜賭博，半夜裡要喝酒，一百錢一壺。家裡有使的不長進的小孩子們，圖這宗錢，偷配上酒房鑰匙開了門，偷賣與他們。前日一片混打，沒一個敢承當。少爺知道我與一個磨面的不嘗酒，沒有叫著。這做酒的老張，少爺說他不小心，也打了二十木板子。」

老張雖做酒，不會喝酒，人又老實。受了這場屈氣，又染了一點時氣，前日死了。如今沒人做酒，所以叫我到劉宅借人。」說著吃完茶，就起身上馬而去。

德喜兒早把抬盒人安置在門房，打發酒飯。王中拿帖兒，到後邊樓前說：「盛宅差人送禮。」紹聞跑出樓來，問道：「禮在那裡？」王中道：「在前頭院裡。這是來帖。」紹聞看了道：「為甚不抬進來？」王中道：「還不知相公收與不收？」紹聞道：「人家送禮，豈有不收之理。」王中道：「他說是大相公身上有病，明日早來看哩。到明日陪他們不陪？若是陪他，顯見的是昨日推病。」紹聞道：「正是呢。」王中道：「不如收了他一二色，別的寫個壁謝帖子，我去說去。說大相公身上還不爽快，改日好了奉酬。盛公子是個每日有事的人，就未必來。」

況這夏鼎，街坊都知道他是個兔兒絲，乃是一個破落戶，相公不必黏惹他。且是大爺靈柩在客廳，都是一起好樂的；若說安詳，盛公子是必不能的。若猜枚、行令太歡了，人家鄰舍聽見，說咱家靈柩在堂，也不該這樣歡樂。相公你試再想，大爺在日，門無雜客，如今大爺不在了，連街上眾人最作踐的那個兔兒絲，也成了咱家的朋友，人家不笑話麼。」一片話說的譚紹聞也無言可對。王氏道：「那可使不哩！俗話說，『有府不打送禮人』。人家送的禮來，原是一番好意，若辭了人家，久後就朋友不成了。」王中道：「正是不想著大相公相與這一起人。看大爺在日，相好的是婁爺、孔爺、程爺們，都是些正經有名望的——」話猶未完，王氏道：「一朝天子一朝臣，難說叫大相公每日跟著一起老頭子不成？況且一個是丈人，一個是先生，怎麼相處？那個姓夏的，我不知道。這盛公子，乃是一個大鄉宦家，人家眼裡有咱，就算不嫌棄了，還該推脫人家不成？況且東街小隆吉兒，乾了什麼事，你不住說是一起子不正經的？我就不服！」這一片話，又說的王中不敢再言。這正是：自古婦人護姪兒，誰人敢駁武三思？

縱然當路荊棘茂，看是秋園掛一枝。